

中國教育之經濟觀

古樸著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古
棣
著

中
國
教
育
之
經
濟
觀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初版

中國教育之經濟觀

每冊定價大洋一元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者 古 棣

印刷者 民智印刷所
上海塘山路九百二十六號

發行者 民智書局
上海河南路二〇〇至二〇二號

分發行處 民智書局
南京 廣州 北平
武昌 長沙

分售處 海內外各大書坊

總發行所 民智書局
上海河南路中市
二〇〇至二〇二號



版權所有

弁言

這本小冊子是由六篇性質相類或旨趣相同的論文集合而成的『處女作』。

我所以要編輯這本小冊子，有遠因和近因兩種關係：遠因是起於三年前我開始研究中國新教育背景的時候；近因是最近接到友人某君的信和看了朱其華君的書。

我在三年前研究教育，從事教育，總是在教育本身方面去努力。後來覺得教育本身雖有許多可以耕耘的園地，但是要想得到一點收穫，還須看社會經濟的榮枯。換句話說，離開社會經濟的立場而談教育，教育便是『空中樓閣』，沒有什麼堅固的基礎，經不起風雨的飄搖。我因為感覺到這點，便從事研究教育的背景；兩三年來努力的結果，勉強草成中國新教育背景（一名現代中國及其教育）一書。在這書的總述裏，我曾經提出教育的關鍵有三點：

第一是教育的背景——社會，經濟，政治，學術思想；

第二是教育的理想——目的，宗旨；

第三是教育的出發點。

這三點，勉強的說，似有先後的分別；但從教育的進程講，却是聯續一貫的。關於第一點，我已另有專書論述，可以不贅。關於第二點，也有許多教育家去討論，甚至有國定教育宗旨的頒布，更可不談。至於第三點，向來很少人去注意，似應略為申說。因此，我在中國新教育背景一書裏，便提出一種『經濟觀』，認為目前中國的教育，應以『經濟』為出發點。這個意思就是說：一方面宜依據國民經濟的狀況，一方面須研求教育歷程的經濟，而最後更要注意培養經濟的能力。其中且有幾句話說道：

『經濟觀』之意，即謂今後中國教育之設施，無論其為制度或方法，皆當以經濟的標準為衡，切不可再蹈覆轍，一以摹仿為能事也。蓋中國國民經濟能力之薄弱，欲迎頭趕上去，追蹤先進諸國，則一切教育上之設施，皆當力求其歷程之經濟，不宜稍有浪費。分析言之，則有四端，即力求：（一）金錢，（二）時間，（三）精力，（四）機會之經濟也。過去中國國家之貧乏，有限金錢之浪費，各種事業之落後，國民精力之衰敗，大好機會之放縱，皆一一表示『不經濟』之意。今後欲改弦易轍，則教育上之一切設施，不可不注意經濟的標準，以期培養經濟的能力。

我雖然提出了這點意思，却是詳細的計劃和步驟還沒有想得成熟，且沒有餘力即行研究，僅不過在觀念上存着一種雛形的影像而已。

最近和友人某君通信討論中國教育的問題，他有幾句話使我發生很大的感想。他說：

「……從唯物的立場言，所謂教育，是一種消費的建設；必得有剩餘勞動及剩餘資本，方足以言教育。在現在，外而國際帝國主義壓迫，內而軍閥官僚剝削的中國，一般人民救死且不暇，如何能有剩餘勞動與資本受這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之教育？歸根結果，不在消極方面聽其自然，便得從積極方面去革命。……」

果如某君所說，教育是一種消費的建設，那末，一般人民到了無費可消，甚至連剩餘勞動與資本都沒有的時候，教育還有什麼呢？然在今日，中國社會經濟瀕於破產，一般人民也當其沒有費可消，沒有剩餘勞動與資本了，而辦教育者還要拿「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的教育來撐持門面，豈不適足表示教育成爲有閒階級，有產階級獨佔的東西？若說教育可以促進生產，復興經濟，則照朱其華君在中國經濟危機及其前途一書裏（頁四八二）所講：

「……復興是不可能的，一般的前途只有繼續衰落。」

朱君下這種論斷，自非偶然而發；他根據許多統計事實，看出綠色恐怖——匪災的普遍與嚴重；和黑色恐怖——鴉片流毒的深廣；所以有這樣的結論。果真如此，中國經濟在目前既不能復興，教育還促進什麼生產呢？

基於這種原因，我更想從經濟的立場來觀察中國的教育，詳細把牠研究一下，看看牠的前途如何——是消極方面聽其自然呢？還是從積極方面去革命呢？只可惜一時能力未逮，不容易做到。不過這點確是目前最嚴重的問題，我因此便把曾經發表的幾篇膚淺的，片段的論文集合起來，略仿論文集的體裁，編成『中國教育之經濟觀』一書，以示我研究這個問題的發端。在這幾篇論文中，不是聯續的作品，自然不免有材料重複的，或相反相成的。但無論如何，總是同站在經濟的立場上來觀察中國的教育，推論中國的教育，這至少可以代表我上面所說的意思。倘使我個人不遭意外的變故，能有長時期的機會來繼續研究這個問題——如學制，課程，方法，行政等，他日如有所得，或可再作一本較有系統，較為嚴密，較具積極計劃的『中國教育之經濟學的研究』。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作者

識於廣州國立中山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中國教育之經濟觀目次

弁言

教育者對於社會經濟應有相當的認識·····	一
發展鄉村教育的中心問題·····	二七
爲什麼現在的教育不是民衆的？·····	四一
中山大學暨附校學生用費的調查·····	六五
中國教育與生產問題·····	一四五
中國教育革命運動·····	三六九

中國教育之經濟觀

教育者對於社會經濟應有相當的認識

——明瞭中國目前的社會現象——明瞭社會的組織和經濟的基礎——明瞭真正民衆的真實需要——介紹幾種可供參考的書報——

朋友！

後面的敘述，是我的思想變遷之跡。標題雖如此，其實是我的『菜色的教育哲學』發端。思想對不對，請你抽三兩分鐘的時間去看一遍，再加詳細的批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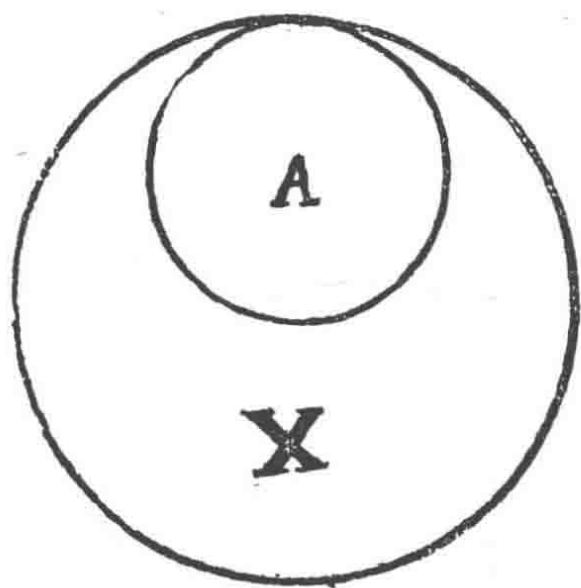
古樸 十九，一，二十五。

我近來感於國內一般教育界的詛咒教育，說現在的教育是『無用』，是『錯誤』，是『失敗』，……心裏非常的焦慮，有時自怨自艾，真不應該從事教育！但自己已經跑進教育的圈套，又沒有舒新城君所謂『青年教育家的天才，青年教育家的沸騰的血，青年教育家的赤灼的心』（見教育雜誌第二十一卷第二號致青年教育家），自然一時不易逃出這個圈套。回想從前研究教育

的時候，有所謂『教育是適應生活需要的』，『教育就是生活』，……等話，莫非是『欺人之談』？抑或『教育以外還有別種的生活，生活不需要這樣的教育』？爲了想解答這些問題，便暫時捨去『教育之類』的書報不讀，專去搜羅關於社會經濟的書報來研究，原期拿經濟的觀點來研究中國的教育，作一篇『中國教育之經濟觀』。可惜個人的才力不足，而所搜羅有統計材料足供我參證的書報又不多，所以經過許多時日連一篇文章都作不成。莊澤宣先生知道我近來好瀏覽社會經濟一類的書報，有一天忽然對我說道：『我想出個題目要你作一篇文章』。我說：『什麼題目呢』？他說：『介紹社會經濟的書報』。同時並說：『我想將那些書報叫教育學系一年級的同學都要閱覽』。我當時祇得答應道：『試試看罷』！後來一想，真是大胆呀！自己既不是社會學家，又不是經濟學家，怎樣敢担『介紹』的責任？縱使不怕人說『不自量力』，難道不怕教育學系一年級的同學怪怨多事麼！懊悔之餘，本想不作，却是過了兩天，莊先生果然來催稿了。因此只好提起筆來隨便寫一些，不敢說『介紹』，至多僅可當作『讀書錄』，『讀書隨筆』，『讀書雜誌』……一類的東西看待。以下便是我的『讀書雜誌』裏面所要說的話了。

我很同意陳東原君說的『……與其說符號知識，書本教育是教育，到不如說社會環境，經

濟基礎才是真的教育哩！』（見教育雜誌第二十一卷第九號中國教育之歷史及其追憶）因此，我便覺悟到『教育以外還有別種的生活，生活不需要這樣的教育』的『菜色的教育哲學』。現在試用一圖來表明這點意思：



上圖A是表示符號知識，書本教育，X是表示社會環境，經濟基礎。按照幾何學的定理，切圓相交，祇有一點，而這一點又是只有位置而無大小面積的，所以實際上A和X能夠銜接的，祇有概念上的一點，事實上是絕無僅有的機會。故所謂『教育就是生活』的期望，在現在的教育制度中，是不容易辦到的。我們從極粗淺到極深奧的觀察，一般民衆是逃不出社會環境和經濟基礎的範圍的；而符號知識或書本教育僅不過是極少數人的『裝飾品』，到了『行有餘力』的時候，

才需要那種『裝飾品』。用時髦的名詞來說，就是『教育的資本主義者』的佔有物。我們站在A的立場來對X說，是『教育以外還有別種的生活』；站在X的立場來對A說，便是『生活不

需要這樣的教育』。上圖雖屬粗淺，但在『真正的民衆學校』裏提出來，民衆却是要擁護的。我自己從事教育多年，覺到還不明白自己的立場；直到近來聽見教育界的詛咒，才感己是站在X的立場的人。所以對於陳東原君的說法是很同意，同時並用極簡單的圖來表明我的解釋。

我因為逃不出教育的圈套，現在又明白了自己的立場，所以覺得有認識社會經濟真象的必要，而『好瀏覽社會經濟一類的書報』便由此而起。我從『瀏覽』中發覺了幾種事實，很值得大家注意的，不妨略述一二：

第一，近年來很多教育界的『知名之士』習染了歐美教育學者的師說，提倡『休閒教育』，或規定『善用閑暇』為教育目標，却不知這是產業發達的國家才需要這樣的教育。因為產業發達的國家，生產比較富足，人民的生計問題比較容易解決，然後才談得到『教育』，談得到『休閒』。像我們中國產業落後的國家，一般民衆爲了飢寒交戰而街頭巷尾，暴風急雨中，火坑裏，……掙扎的，不知多多少少，既談不到『教育』，還談什麼『休閒』？

第二，近年來教育界又有一種呼聲，對於培養師資，主張『專業訓練』；以爲近代的教育是科學的，從事科學的教育的人，應受過專門訓練的洗禮才能勝任；前此教育之不好，就是被『

濫竽充數』的人弄壞了。不知『專業訓練』又是產業發達的國家的產物，像我們中國產業落後的國家，還談不到。因為在產業發達的國家裏，各種事業都要『分工』，『分工』便可『專門』。事業到了『專門』的程度，那些門外漢自然無插足之餘地。反觀我國，便大謬不然，無論文人學士，失意政客，退職軍人，甚至流浪少年，都可從事教育；因此，粥少僧多，教育界常不免發生排擠傾軋的現象。由此足以證明中國的教育事業還未到『專門』的程度，不必急需『專業訓練』的師資。

第三，現在一般大大小小的學校裏排列座位，都是一排一列的擺着，甚至編定1234……等號數，叫學生按着號數入座，這自然是管理上經濟便利或衛生的辦法。然而這種辦法，必定要在工業化，機械化的國家裏才能行之便利；像我們中國農業手工業時代的學校（不注重經濟效率），那裏用得着這種辦法？無怪乎學生隨意亂坐，秩序紛亂如故！

第四，調查學生家庭職業狀況，繪製圖表，也是現在一般學校視為必須要辦的事。（如無此種圖表，常受人批評）然而儘有圖表繪製精美，實際上是毫無價值的。因為調查的目的是要拿來做編制課程和訓練學生參考用的；現在僅在紙面上表明農40%，工25%，商17%，政8%

，軍警6%，其他4%，而在實際上對於真正農工階級家庭需要最切的『對付得過的生活程度的用費』一三〇——一五〇——一七〇元（見東方雜誌第二十六卷第九號張鏡予中國農民經濟的困難和補救及社會學界第三卷李景漢北平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的討論）却無法幫助，試問調查家庭職業有何用處？豈非多浪費一些繪製圖表用的紙筆墨費嗎？

我從教育目標至學校辦法，列舉了四種事實，都足以看出現在的教育是超『社會環境和經濟基礎』的，其受人詛咒『無用』，『錯誤』，『失敗』，……實不足為怪，祇有當作『裝飾品』看待，或者還有一些存在的理由。要想希望這種教育能夠救國，不但是做夢，簡直是『誤盡天下蒼生』！教育者如果想改造這種教育，決不是模仿日美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所能奏效，必須先要明瞭『中國的社會環境和經濟基礎』，然後根據這種教育的立足點，再創造一種適合『中國的社會環境和經濟基礎』的教育，這樣才是『新教育』，也是中國教育者今後應當努力的地方。

『中國的社會環境和經濟基礎』究竟怎樣？實在一言難盡，尤其是像我這樣淺薄的人更難啓齒；如果勉強要我回答，也只好用『述而不作』的方法，『由果溯因』，略述幾句。

中國目前的社會現象，是由很複雜的因子構成的，——有人說是封建制度的遺毒，有人說

是帝國主義壓迫的結果——我們一時很難籠統的斷定；如要勉強的斷定，實可說『均有關係』。但我們既是『由果溯因』，就當看清目前的現象；據我從『瀏覽』中的分析，得到四種特殊的現象：

- 第一，人民平均的富力最小；
- 第二，人民工作的效率最低；
- 第三，人民生活的程度最高；
- 第四，人民浪費的財力最多。

據前七八年日人所說，世界各國富力的比較，每人平均計算，英人最多（二九四六元），法人次之（二六八八元），美人又次之（二五二〇元），德人更次之（一九二八元），再其次爲意（二〇〇元），爲俄（六六八元），爲日（五〇五元），最少的爲中國人，僅攤得二六七元。到一九二五年時，美人最多（六六〇七元），英人次之（五四二七元），法人又次之（二五四九元），日人更次之（二七三二）；其餘各國則因統計未詳，不知多少。再到一九二八年時，各國富力的比較如次：

美	三二〇、八〇三、〇〇〇、〇〇〇金元
英	八八、八四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
法	六七、七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
德	三五、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
西班牙	二九、三一九、〇〇〇、〇〇〇金元
意大利	二五、九八六、〇〇〇、〇〇〇金元
加拿大	二二、〇九五、〇〇〇、〇〇〇金元
印度	二一、九六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
中國	一九、〇八六、〇〇〇、〇〇〇金元

照上列一表看來，中國的富力最小，而人口是比較任何國都多，若以全國的人口平均計算，可斷言人民平均的富力是最小的了。

人民工作的效率，可引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礦學教授湯頓氏的計算來證明。湯氏按照人的食
物量，推算人工所發出的馬力，依機器所用的燃料和水，推算機器所發出的馬力，將各國互相